

万家  
灯火

## 母亲酿酱

□张松军

盛夏三伏天,晒酱正当时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人们餐桌上的“搭粥小菜”日渐丰富,超市货架上的酱菜更是琳琅满目。甜酱、辣酱、豆瓣酱、五香牛肉酱、什锦黄花菜、萝卜条等等应有尽有。

如皋人早餐爱吃粥,而吃粥肯定离不开咸菜和酱,有酱菜的搭配,会让淡而无味的掺儿粥或米粥陡添滋味,增加食欲。

酿酱是一个功夫活儿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家庭主妇,个个心灵手巧,人人都有一套酿酱的本事,我从小就喜欢看妈妈做酱。

农历五月,金灿灿的麦子已经收割完毕,油光光的中稻秧苗时缀满田野,到处一片嫩绿。蔚蓝的天空中盘旋的燕子翩翩起舞,叽叽喳喳,相互追逐。而先前旷野中清脆嘹亮的布谷鸟的呼唤,已经远去,转眼间却不见了其踪影。

“三抢大忙”终于告一段落,劳累的农人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,接下来便是闷热难熬的桑拿天和连绵不断的梅雨季节。母亲利用空闲的雨天,从瓷坛中倒出了上年存留下的黄豆,并在筛筛中精挑细选。然后将粒粒金黄饱满的黄豆用水在木盆中浸泡一天,接下来将黄豆倒入大铁锅内升火开煮。

煮黄豆的火候,要掌握到位,既要黄豆熟透于心,又不能烂腐起皮。所以母亲对炉火掌控就很细致,锅内沸腾后,稍焖一会儿,当母亲揭开锅盖的刹那,一股豆香随热气溢满厨房。这时,母亲似乎早看出了我们的心思,用小碗分盛半碗煮黄豆,加点酱油,拌和后让我和姐姐吃。

冷却后的黄豆,散于盘篮之中。就着未散尽的水汽,母亲会用面粉加入适量的冷盐水和黄豆进行一层层的搅拌,瞬间让每一粒黄豆都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面包,并均匀地铺满盘篮中。这时母亲又到河边,割上一把嫩绿的蒿草,摊铺在黄豆之上,并将盘篮置于阴凉处,静静地等待黄豆上“酱黄子”。

约莫10天~15天,掀开盘篮上的蒿草,一层毛茸茸的黄色霉菌,包裹在面包之上,这就是黄豆酿酱是否成功最关键的“酱黄子”。母亲告诉我们,“酱黄子”颜色越黄越好,晒出的酱就越红亮,越鲜甜。母亲拿出早就洗净晾干的敞口陶瓷钵,将酱黄子放置钵中。然后,倒入早已凉透的盐开水,水面刚刚漫过酱黄。

梅雨过后,迎来了骄阳似火的三伏天。母亲说,酿酱一年只有一次,就得趁着三伏天的烈日晒熟。母亲将钵置于四面透光的场院中,借助烈日暴晒,每天晚上翻搅一次,为的是让酱晒得更匀称。为了避免苍蝇的糟蹋,母亲会用竹篾弯成一个比钵口略大的圆环,然后趁着清晨的露水,寻找蜘蛛网,一层层满圆环,然后罩在“钵”之上。这样苍蝇、蚊虫只能自投罗网,叮不到酱了。

如遇突然到来的雷阵雨,母亲还会找来一口旧铁锅倒扣在钵上。母亲说,晒酱千万不可淋雨,淋雨后酱就存放不住,不淋雨的酱能吃到来年。

经过近60天的暴晒,钵中酱黄早已熟透成酱红色,豆分成瓣,酱汁黏稠。轻风拂过,酱香扑鼻,庭院内散发着豆酱特有的鲜味。

此时,母亲会到菜园里摘几只尖头辣椒,然后洗净切碎,再盛一小碗豆酱,将两者依次下入烧热的油锅熬制,起锅之前加入适量红糖调味。熬辣酱的过程一点也不好玩。随着热气的挥发,火辣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,熏得我们两眼睁开不开,喷嚏连天,眼泪鼻涕直流,纷纷逃出屋外。

熬好的辣酱,色、香、味俱全,酱汁中点缀红绿相间的辣椒,看着就很诱人,尝一口,麻辣中不失香甜。拌面条时挖上一筷子辣酱,那叫顶呱呱。

过去,老人们还将老黄瓜削皮去瓤,风干后腌于钵内,不多时日就变成了酱瓜子。刀切丁块,咸鲜微酸,咯嘴清脆,是配粥下饭的绝佳小菜。母亲还会将鲜生姜洗净切片,用纱布缝一小口袋,将姜片装于袋中,然后将纱布袋沉于钵。腌制半月后,盛一小碟姜片当作吃粥小菜,既品尝到生姜的鲜辣,又能将黄豆的香甜和酱的醇厚完美的融合,百吃不厌。

除豆瓣酱之外,母亲有时还会酿制冬瓜酱、蚕豆瓣酱、黄豆饼酱等。

如今,随着工业化的酿酱企业生产出的各式酱品,农户家越来越少有人酿酱了,但无论商品酱的口味多么齐全,可怎么也吃不出原始的豆香,也许若干年后,手工酿酱的工艺,只能成为历史,年轻人已根本无从知晓了。



静放

沈漾

## 海口夏时记

□小茹

夏夜,最惬意的莫过于和朋友一道露天聚餐,啤酒、海鲜和老歌,是酝酿情绪的最佳搭配。

前年夏天,去了一趟海口。海口的花草,与江南大不一样。从美兰国际机场出来,就看到一排排参天椰树,映着澄澈的蓝天,充满南国热带风情,难怪海口的别名叫做“椰城”。

去琼山区看望朋友,绿地春城内绿意葱茏,花木扶疏。红色的鸡蛋花,盛开在青翠的枝叶上,娇艳欲滴,很想摘下一朵戴在发上。从前去巴厘岛,发现最受宠的就是鸡蛋花。泳池里漂浮几朵,一池碧水便有了诗意。海岛姑娘爱将黄白色的鸡蛋花夹于发上,妩媚动人。热带地区常见黄白色的鸡蛋花,但这枚红色的鸡蛋花,却是第一次看到,也许从前没有留意罢了。用形色App识别了几种不认识的花:洋金凤、蓝花草、紫荆花……还发现一棵名叫“朴树”的树。内地有一歌手就叫朴树,我却不知这其实就是一种树的名称。真是行一路,看一路,学一路。

海口属于热带季风气候。正值酷暑,却不闷热。从植物的海口切换到美食的海口。海口有一座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,无数张圆桌连接在一起,新鲜海货现挑现炒,大功率的电风扇呼呼啦啦开足马力,食客们穿着T恤,吃着拖鞋,红尘喧嚣,像共赴一场集体狂欢。吃到半途,天空下起微雨,头顶上的自动伸缩雨篷呜呜地伸将出来,不用挪位,仍是夜风穿堂坐着,继续美食伴着废话,好爽快欢乐。

## 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

□玛丽夫人

近来,手机被两件事刷屏,第一是南京的疫情,南京全员核酸检测,南通连夜组织120名医护人员,驰援南京;第二件事是河南郑州的洪涝灾害。近来郑州的特大暴雨千年一遇,让人痛心。先生有一位关系非常亲密的老领导就住在郑州,暴雨当天我们打他电话没有打通,非常担心。过了几天才联系上,说他全家安全,联系不上是因为发射塔受洪水破坏,信号都断了。如今电和水虽然暂时还没有修好,但生活正在逐步恢复。我们总算放心了。

而我终于也去卫生防疫站打完了第二针疫苗,去的时候人不多,到了之后登记完毕就能打。在日本生活的女儿比我早几天打了第二针疫苗。她是学校统一组织打的,据说整个过程有条不紊,效率非常高。不过听说日本年轻人大多不愿意打疫苗,他们完全不理会政府的宣传。日本的现状也让年轻人感到绝望,年轻人逐渐对外界漠不关心,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站在我们的角度很难理解他们,比如当核电站要向大海排污时,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出来反对?因为他们知道反对也没有用,就保持沉默。

之前台风“烟花”对南通也有影响,雨不

来海南,我最爱的饮料是椰青。新鲜的椰子切开小口,插根麦管,汁水清凉,佐食一桌海鲜大餐:海胆、花螺、蛭子王、扇贝、石斑鱼……真是人间至味。朋友特地点了海南特色美食文昌鸡、东山羊,肉薄嫩滑。还叫了一壶鹧鸪茶,来自海南野生的鹧鸪茶树,有一股好闻的药香,清热解暑。

露天夜餐,最是能让人放得开,无拘无束。广场舞台上连番唱着老歌《再回首》《月半小夜曲》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……空气中热浪滚滚,我们大口吃菜,掏心掏肺,直吃出一身酣畅淋漓的汗,和一双潮湿朦胧的眼睛。美食是情感的助燃剂,味蕾打开的海口叫友谊天长地久。

海口是一座滨海城市,那么它的海又是怎样的呢?我曾去过几次三亚,三亚海边建造了很多星级酒店,游客通常在酒店区域内的海边玩耍。海口没有多少星级酒店,朋友推荐我们去西海岸福山咖啡馆喝咖啡。福山咖啡,是海南的咖啡,味道微苦,余香绵长。清晨的西海岸,椰树成林,海雾空濛。找一个面朝大海的位置,坐下来,虚度时光。看到一个年轻父亲,带着孩子和折叠桌凳来到海边。他将桌凳铺开,让孩子坐在海边做作业,他在一旁看大海。惬意舒畅的背景啊。

从海边的海口来到建筑的海口。海口有几条骑楼老街,整体不高,两三层居多,风尘仆仆的骑楼已有100多年历史。这种南洋风格的典型建筑,既能遮风避雨,又能挡住烈

日,行人可以在裙廊里自由走动,特别适合南方城市。海口的骑楼老街,开设了种种小店,充满市井烟火气息,穿梭其间的交通工具以摩托车为主。假如想品尝海口特色小吃,来这里就对了。漫步在骑楼老街,我就像一个未见世面的孩子,东瞧瞧西看看,没吃过的都想尝上一口:椰子饭、老盐黄皮水、海南粉、清补凉……穿过骑楼老街,就是当地的生活市集。古老的建筑与市井的海口在此交融。

来到海口,当然也想逛逛景点。去了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,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导演名字命名的电影主题景区。景点分三个主题区:1942民国街、南洋街,还有电影《芳华》的拍摄场地“芳华小院”。当年,我很喜欢《芳华》这部电影,特地去看影院看过两遍。当电影中的文工团大门、游泳池、练舞厅、宿舍楼,逐一真切地呈现于眼前,我不由兴奋起来,赶紧拿起手机拍个不停。南洋街,适合慢慢闲逛,洋行、典当铺、药铺、米行、洋服店……一派旧日南洋味道。而置身1942民国街,则会一秒带你穿越到战时重庆,崎岖的山路边随处可见炸药包、炮楼……造旧手法几可乱真,浓厚的年代感恍如梦中。

本来还想去看看张艺谋导演的实景演出“印象海南岛”,无奈行程匆忙,未赶上时间。回程的时候,就下载了“印象海南岛”的主题曲《印象大海》:“微风吹送,我被轻轻唤醒,你的笑容,蔚蓝我的梦……”在歌声中,与海口道再见。

心窗  
片羽

算太大,风时大时小,但并不可怕。女儿、女婿连续好几天都提醒我们注意台风,因为网上的天气预报说得很可怕,难怪他们担心。他们还吩咐了我们要当心疫情,尤其先生经常外出,接触的人多,更要当心。

女婿在电话确认了台风对我们影响不大之后,我们开始闲聊,问他的外公外婆身体如何。听说他外公最近获得了中国共产党100周年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奖章,他的故乡是革命根据地,我们都去过,在安徽西部的深山,风景很好。女婿说外公经常给他们进行思想教育——这个话题先生最感兴趣,所以聊了很久。

也许这次南京疫情来得没头绪,还在传播扩散中,扬州也出现了多例,所以南通防控措施进行了进一步加强。先生建议早点准备些日用品,以后尽量少去超市。于是台风一过,我们就去超市买东西,很多人都不戴口罩,可能这次感染还没有引起本地人的足够重视。

又过了一天,早上去广场跳舞,大家都在议论疫情的事。我们观察了公交车,发现坐公交车的人很少,一是听说坐公交车不仅要戴口罩,还要出示健康码,不会弄健康码的老

人要去小区打证明,很多人都觉得麻烦;再一个是大家觉得乘坐公交不安全。先生也建议我暂时不要外出,我说早上跳舞的人很少,而且都是熟人,没有去过外地。如果事态更严重,当然就不去了。

这一天小区的喇叭都在宣传防疫知识,也有志愿者在小区门口登记测温,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小区,送外卖的只能把东西送到传达室,不许送到客户家里。晚上我和先生去药店购买防疫物品:洗手液、湿巾纸、消毒液、酒精、风油精等等。晚上接到女儿电话,聊了半个小时,也聊到南京的疫情,之前我们控制得太好了,大家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。现在突然又变得严重,令人忧心。听说日本的疫情防控一直很不怎么样,一开始没有封城,年轻人也不听话,不肯打疫苗,所以感染人数起伏起伏。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还召开奥运会,也是迫不得已,硬着头皮上,顶了很大的压力。女儿感叹生活不易,大家都应谨慎生活。我也感慨人类在病毒面前真的无可奈何,在自然灾害面前也显得那么渺小。

因为疫情,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和女儿、女婿见面,彼此牵挂,只有各自管好生活,认真过好每一天。